道南源委錄

道南源委録卷之五

晦菴朱先生

行狀略

先生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號韋齋因仕入閩生先生於南劍尤溪之寓舍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今居建陽之考亭幼頴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年

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縣簿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阻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明年

復召辭不許卽入對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録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絶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洊至不敢就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

召以禄不及養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
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升祠皆進
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待進於
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
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
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閒貧困不以纍心涵養充積
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
已隱憂興利除害唯恐不及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其

州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䟽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䟽大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臺諫言劄子非舊制遂奏

乞罷黜又以致人户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户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先生常

[illegible]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
乞推行之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
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
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至
廢寢食分晝旣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推
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
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
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
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

心尤苦於救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循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効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户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

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聞章至十上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

年自是海内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刑獄不當又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末篇乃詳言擴天理克人欲之事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

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向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先生行且辭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踰月再召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凡六事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詞陳講學

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二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則心術害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

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徃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顔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顔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减經摠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以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説

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知經界不行之害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

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宫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宫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猺擾屬郡遂拜命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敎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湖湘士子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説不倦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録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益憂懼遂申省乞歸

田里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先生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首詔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慱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匪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

班若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
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
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説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
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遂拜命覃恩轉朝
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辭不許受詔進講
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
心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
懐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説甚善所進冊子宮中
常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

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陳于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閤門韓侂胄謀之侂胄因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白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於所奏數事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竟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實文

閤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趙丞相誣謫永州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朝議不合乞改還職名王以疾氣休致不許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五年致仕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塟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先生平居惓惓無一

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初韋齋病亟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崇學焉

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延平李先生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

能自已者而非後學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屨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

則終日不樂已孫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於論

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尚書春秋禮樂雖未著於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之法綱舉目張理亂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先生敎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

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然當實辨別義利毋
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道之正統待人
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
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
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
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則撫其言行又可畧
歟先生三子塾先卒埜迪功郎在承議郎門人黃榦
撰
先生年十八中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

生三業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見名臣錄下同

先生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直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

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先生嘗自言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有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

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見延平答問下同

嘗謂趙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

與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揉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怳然自失似有

一向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見朱子大全下同

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固已逈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條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

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李公晦語

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粹乎伊洛洙泗之緒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陳安卿語

先生畜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貫精粗合內外幽探

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
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
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絶學者之
慕乎高偕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魏華甫語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
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又當知其何所
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

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毁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爾以下先生論學要語

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

儘有工夫可做

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

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
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
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
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
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氷無真
實得力處也

今須先正路頭明辯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
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
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是不如此路頭錯了則讀

書雖多爲文雖工終於學不得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爾

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即是此

經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指出矣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實茫茫無把捉處也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容操而存也格物致知亦是

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功夫也

學者須求收放心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緒自見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齊王愛牛孺子入井此二章反覆指示最爲深切但此只說得感物發見後一段事其徹頭徹尾涵養根本一段工夫却不曾說得以今觀之若平日都

不致養則人欲勝而天理一微其發見之端亦絕無而僅有爾雖或時有發見亦何由察而識之雖使幸而識之亦何由操存得住擴充得行故學者要當如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所間斷察識操存充擴皆不難乎用力矣如是而造次顛沛無時不習則此心之體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斯其所謂仁歟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

有底只要自大本推之達之爾

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工夫撫閑慢要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善惡不難辨矣

或謂方思所以求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

所謂存心者非拘執繫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

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並立若但恁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

喜怒哀樂未發程子敬而無失之說甚好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巳發然後用功也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曰靜坐則本原定

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問如何是靜中有物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

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箇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靜不是睡着了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爾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寘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也只須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如其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開闊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

大抵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

已

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唯專爲能知解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且精致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册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

涵之廣大曲折之詳紬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謂此也

聖賢之言平鋪放着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

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賢平淡之眞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

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懸索而得意思不同

康節先生人謂其學於李挺之每有扣請必曰願先
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他大意只要待自思量得
之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

看文字只要虛心滌去舊聞以來新見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無疑到這裏方是
長進

讀書有不曉處劄出將去問人便且讀過去有時讀
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者便自曉得

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

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學者不可用已意遷就聖賢之言

聖賢言語大約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言忠信行篤敬這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子又專發明一敬字若止恁看似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兼攝在裏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味自見道理

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其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也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應酬分却向裏工夫

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畧有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如乾之四德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貞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說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難曉者某恐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來面命之面教告之自

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乃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人不曉其義也

大凡讀詩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方有意思

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世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

却將曲禮玉藻文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
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
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荀子史記似一套
怕只是荀子作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
提起一事使人讀着常惺惺地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
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
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

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

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眞箇活潑潑地

讀史要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不可倚靠師友

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缺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塾字受之文公長子家庭之訓又以父命從呂祖謙學用蔭官將仕郎早卒贈中散大夫子鑑寀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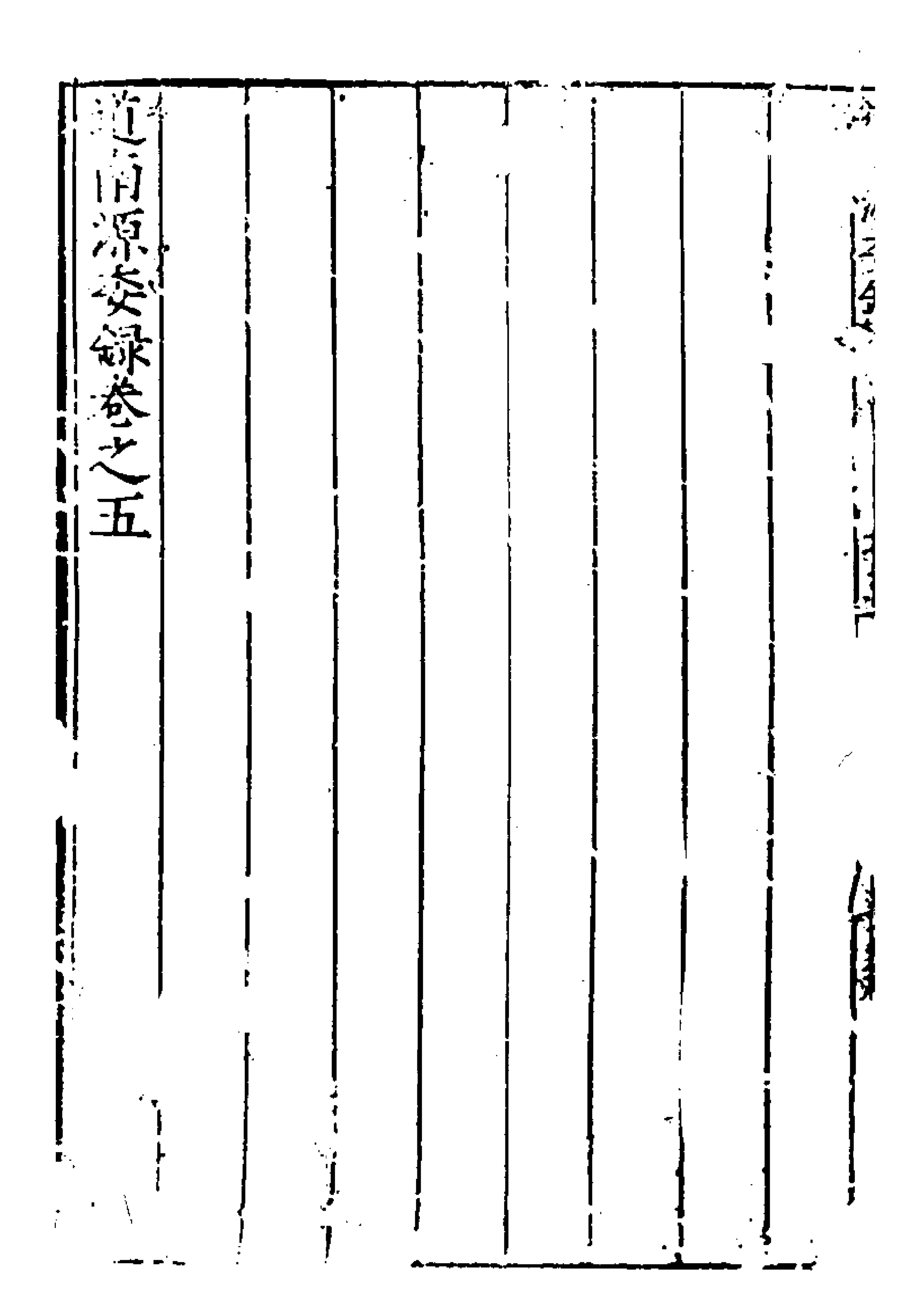
六湖 總領

埜守文公次子用蔭補官歷監德清縣新市鎮
戶部激賞酒庫贈朝奉郎子鉅南康尹鉁鹽登聞
鼓院
在字叔敬文公季子用蔭補官歷將作司農簿遷丞
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起家知信州入對以進
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為言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
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
奏閣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郕侯
乞與並封楊椎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

張載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illegible]

外除寶謨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鉉通直郎兩

浙運管



道南源委錄卷之五

道南源委録巻之六

黄文肅公

宋史道學傳

黄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没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竒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

至是囑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請東萊呂祖謙以所聞于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祖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毋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稾成熹見而熹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以深

衣及所著書學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
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時犄佐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鎮訪以兵事榦
曰聞議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
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
撫司激賞酒庫兼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欵力
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　川
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攺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
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

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攷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
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其桎梏飲食之委
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
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因遂驚服
果于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糴客米發常州
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
乞從榦罷然後始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浙
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得者
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旋以臺薦擢序

光致養其在漢陽郡治後鳳栖山爲學館四方士近
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
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驚安慶去
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
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
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主民兵五
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户産田起丁夫通役二萬
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中休一
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皆處入聽

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付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月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車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舁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

而去是歲大旱幹祈輒雨或未出晨與登郡閣望濳
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
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
城屹然無虞士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
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者再辭不受既
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處令先赴制府稟議幹即
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
鞫死囚感夢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幹移書
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

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攺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濉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脇息有棄田

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議斷金人右臂方儀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

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廷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十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

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曰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論討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郡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艶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内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土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劄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抵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

以疾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深知幹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日盛巴

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疊疊不倦借隣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特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受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蔡文節公 子淵沉 沉子杭 模

墓誌略

先生諱元定字季通姓蔡氏其先弋陽人上世仕虔

方翁建州建陽縣者因家焉曾祖亾祖諒太學生父
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妣詹氏先生在娠牧堂以
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詹氏日瞻仰焉先生生而穎悟
異於常兒八歲能詩十歲日記數千百言牧堂示以
西銘等書又示以程子語錄張子正蒙邵子經世且
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脉也先生幼而沉涵其義長而
辨析益精乾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
次序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為多年四十不就科
纂淳熙戊申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以肆

曆薦於朝廷一郡津遣赴行在先生以疾辭紹熙癸丑西遊襄漢循淮渡江道經建業趨京師朝之名勝無不傾倒常與太學生黃滋諸公遊西湖閒諸公欲薦之於朝而留行者卽日命舟而歸慶元乙卯築室西山將老焉文公貽書有臨風引領俟已聞采薇歌之語時僞黨論興先生知不免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明年命下親故送别先生酒酣賦詩曰執手笑相别無見兒女悲方自里中赴道衆皆疑懼或曰緩行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至營道未

幾學者漸衆先生憂之曰神人惡衆至殆不免乎每
與諸子書戒以死生有命訓其自脩則曰獨寢不愧
衾獨行不愧影庶可傳之子孫勿以余無故得罪而
遂擗焉明年八月寢疾醫曰脉平可治先生曰是謂
脉病不相應非藥可爲也先生雖病接朋友不倦一
日謂其子沉曰合謝客且安静還造化舊物凡九日
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牖間傾之而逝享年
六十有四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十一月六日始克
葬于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山先生天資高闢道早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違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伎曲學與異端邪說悉拔其姦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奥義人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得之吾與季通言未嘗厭也及基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可復得而見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為耶先生居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

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字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道衰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進亦無隱焉者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乙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脉書及詩柬雜說若干卷傳于世獨易春秋雖發其端緒諸子能承業焉

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

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藴該洽之學志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元定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遊者數十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

元定同其子沉走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

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謂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爱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以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

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

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顧曰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奥傳微辭奥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答問之辭曰翁繼録者葢引以自匹也

先生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静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再與元定辨論終始其說

而恐友之由是益奇元定晦菴人生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

淵字伯靜號節齋元定長子

公之諸子奉公之訓卓然自立吾邦之士莫與爲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劉晦伯跋元定訓子帖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真德秀文集

伯靜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卽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

伯靜易解大槩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又太細碎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玄妙終不能脫莊列之習豈眞知易之所以爲易良可嘆也北溪陳淳

沉字仲默元定季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訓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

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之託凛凛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説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

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失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眞不愧父師之托哉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謫舂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

[illegible]最楚粵窮僻居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郎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瞭然有以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俱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闚其微閒以叩君毫分縷析使

人洒然無歟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遂與重捲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君不屑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

杭字仲節沉之仲子號九軒家學淵源當時稱為君子凡兩去國後一出尤偉善類恃之如太山謚文肅

模字仲覺沉之季子從文公游隱居篤學一以聖賢

爲師嘗集續近思錄

陳北溪

墓誌銘

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以同於俗爲耻間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眞得洙泗之傳者循墻闖門未身其奧吾心恧焉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又眞得濂洛之傳者羸粮願從厄於無資天啓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深乆直以上達之理

發之謂凡閱義理必尋究其根源如爲人子何故止於孝須窮孝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其語深思默探日求其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爲喜士友疑問不合夫子意獨稱安卿爲善問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質之夫子夫子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

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顔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顔子之卓爾夫子蓋許先生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録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利害之幾

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疎密難明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在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謁朱夫子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徹上徹下貫該精粗無復遺恨矣夫子没先生僻處南畈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閭諸老曩在

朱門者皆已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莆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弟刺嚴陵招致學宮坐皐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䌷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

皆置之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群而和之年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昔孔子沒有孟子息邪詎詖以正人心而孔子之道始尊嗚呼是先生之所以爲心歟歸自中都泉莆人爭師之先生爲之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在巳曾無毫髮倦色惟慮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溪陳沂往來其門

歲月愈久以一時問答之言輯爲鈞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適聖門蹊徑者皆賴是書以爲標的云維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胞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辨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已及人心甚於饑渴嗜慾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願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生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祿而行可爲法教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

非邪先生諱淳字安卿漳之龍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職郎享年六十有五妻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榘能讀父書而銓次其家集爲五十卷

近得陳淳書亦甚進異日未可量也與黃直卿

安卿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爲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爲吾道得此人也答李堯卿　以上二條俱文公書問

安卿論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文公語錄

在昔乾淳之士登考亭之門而親傳面授者不知其幾人矣窮鄉孤陋未能徧求高弟弟子遺書而盡觀之但見端的固守其師說而接引後進敷暢演繹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爲可敬勉齋辭嚴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爲淵奥北溪辭暢義密剖析精微而字義爲楷皆所以爲後學之津梁以達于紫陽之室者也金華王柏跋二先生文粹

朱門惟勉齋說道理本原其次北溪於細碎字義亦不差臨川吳澄文集

廖吏部

宋史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

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

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
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于學潯士愛敬
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
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
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
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德明學有根據文公文集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
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

論更革處語乃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
管就外邊文字走支離雜擾不濟事文公語錄下同
季堯卿云子晦嘗謂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
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
不流行此語如何先生曰不恁地也不得然也不
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
德明禀辭求一言爲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
再請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切要工夫

德明赴潮卒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黃直卿云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這裏也不是

廖漕老學有守最罕其匹陳安卿北溪集下同

立脚得住不爲時論所變

道南源委録卷之六